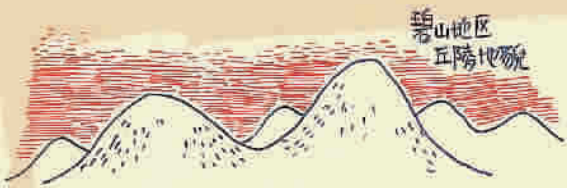


# 新视界

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 第2期 | 2013年4月21日 星期日 责编:沈月明 视觉:贺信



## 两个人的美好乡村

见习记者 王文佳



■ 欧宁、左靖在碧山

碧山,距离西递和宏村都只有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可是和这两个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著名旅游景区相比,却显得有些安静和落寞。年轻人几乎都去了城里打工,村里没有路灯,老人和孩子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朴素生活,除了100多座日渐残破的古民居和宗祠,你丝毫找不到这里曾经繁荣的踪影。

转折点发生在2011年的8月,一场声势浩大的“碧山丰年庆”让很多人通过电影、展览、表演的形式见到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中的精华,并开始关注这个陌生的村子。而那仅是欧宁和左靖两位艺术家探索历史保护和文化再生模式、再造农业故乡理想的一个开端。

■ 碧山旧景

### 在“猪栏酒吧”里做梦

在一个山高田广,阡陌如绣,白墙黑瓦的小村庄,诗人在祠堂中给留守在农村的孩子们讲授和朗读诗歌;民间艺人在县里唯一的剧院里演出婺源傩戏、祁门目连戏等精彩戏码;手工艺市集上,当地农民叫卖着家中自制的手工艺品和传统小食;粮站院内的露天空地上,农村题材的故事片、纪录片正在放映;村中荒废已久的祠堂中,展览着众多当代艺术家的摄影作品、装置艺术;来自外乡的歌手在昏黄的灯光下弹唱民谣。

2011年8月,很多人通过媒体上这样的场景第一次认识了位于安徽黟县名叫碧山的小村庄。这场“碧山丰年庆”参与者的家境想来和1300年前李白写下“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时无异。

丰年庆的组织者,是两个城里来的艺术家,一个叫欧宁,一个叫左靖。他们有一个宏大的蓝图,想要承接本世纪初以来的乡村建设事业,探寻失落的历史文化传统,重建乡村公共生活。让部分知识分子重归农村,在农村地区展开共同生活,践行互助精神,再造农业故乡。二人称之为“碧山计划”。

2003年拍摄广州城中村纪录片《三元里》,2005年研读“国际乡建主义者”晏阳初的著作,让欧宁对农村问题产生了兴趣,看到自己成长故土的凋敝又加重了他想在农村做点事的渴望。2007年,欧宁终于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空来,开始了他的“寻根”之旅,第一站他就去了皖南农村。当时为他带路的正是他当年的诗友,后来的合作伙伴左靖。

两人跑了五六个村子,在碧山遇到了年轻时同样因为诗歌结识的挚友郑小光和寒玉夫妇。在“猪栏酒吧”中,四人重逢,感慨万千。他们拿出当年互通的信件,大声地朗读出来,试图“以读信的方式挽救那个诗歌的年代”。左靖说,“那是一次重温80年代友谊的聚会”,他们仿佛又回到那个曾经一起写诗、写信,攒钱坐火车见个面,见到就不舍得睡觉,彻夜讨论的激昂时代,理想主义情怀被再次点燃,四个人商定要联手在这里做点事。

2009年,他们看上了碧山村山脚下的一个老油厂,决定买下来改造它。但是一切手续都办妥后,欧宁接了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工作,计划暂时搁浅下来。但是欧宁心中却开始酝酿一个“碧山村”的梦想。2010年,在参加Moleskine的巡回展览时他交出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写的就是如何创建一个知识分子返乡,和农民共同生活的“碧山共同体”。他希望接续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事业,重新激活农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生活。

### 村民曾盼望老房子倒掉

然而,农村的凋敝为时已久,城市为上,农村为下的主流价值观已经深入每个农村人的心中,想要改变并不容易。

首届“碧山丰年庆”的开幕活动是具有当地特色的丰年祭祀活动《出地方》。在钵铙喧天声中,披着麦秆裙的老翁扮演的“祭司”率领着一众乡土祭祀班子,在挤满祠堂的乡里乡亲、地方官和城里人面前,手舞足蹈地请出丰收日的“神”。上午11时才开始的祭祀,不到9时,祠堂附近就围满了村民。

但是村民其实并不知道这批坐着大巴车前来“唱戏”的人此行的目的,活动期间免费开放的各种展览、演出、市集、电影放映,让他们把欧宁和左靖当成了两个从广东来投资的大老板。村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碧山能像周围宏村和西递那样发展旅游业,收高价的门票,至于是不是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或是旅游会给当地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并不关心;两个艺术家希望丰富村民单调的文化生活,进而重建乡村失落已久的公共空间的想法他们也无法理解;只是听说两人不是来投资的,都带着失落。哪怕展览需要一个玉米棒子来布景,他们也会朝两人要钱。

更让左靖感到痛心的是村里人对老房子的排斥态度。村里有不少明清时期的徽派建筑,但是很多人却希望房子早点倒掉,在宅基地上盖和城里一样的新房子,“老房子政府不允许拆,认为这是文物,所以很多村民就想,文物你不让我拆,那我想办法让它早点倒,在墙上挖个洞让水漏进来。”

为了给村民一个好的示范,2011年,

左靖和欧宁先后在关麓和碧山买下两栋古民宅,借鉴“猪栏酒吧”的模式,增加了上网、厨房、洗手间等功能,并在保暖、排水等方面进行改造,既保存了原有的徽派建筑的风韵,又满足了人们现代化的居住需求。造好后的新房不仅让当地人耳目一新,也为碧山村带来了买房人气。两年间房价涨了不少,原本十几万的房子如今叫价超过四十万,而更加高涨的是当地人对房子的保护欲望。欧宁说,“看到城里人都来买房,都喜欢老房子,他们就会增加房子的保护意识。农民有了谈判能力,就能建立自信。”

### 还原碧山“乡土回忆”

想要满足村民的要求,把村子围起来收门票其实很简单,但是这种方式却是左靖和欧宁最无法接受的。“现有的单一旅游开发模式既不关心农村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发展,也不致力于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复兴,只是让更多游客蜻蜓点水到此一游,观看毫无生气的样本,无法激起对乡村重建的更多参与。”

因为舍弃了最简单的资金投入方式,两人的乡村实践困难重重,每年的丰年庆的筹资都是一个重大问题,日常化的活动更是难以开展。“商业赞助很多都是以索取为目的,对农村掠夺的多,奉献的少,非牟利的投资很少。和政府合作很方便,当地也一直支持我们的项目,但是独立性容易受到影响,也要谨慎。”每年丰年庆的资金来源都让欧宁和左靖伤透了脑筋。第一年,欧宁把碧山丰年庆做成了成都双年展的子项目,分享了预算资源,第二年又用类似的方法,将丰年庆和黟县国际摄影展捆绑在了一起。但是对于接下来的资金来源,两人都还没有头绪。

3月27日,左靖又驾车4个小时从合肥来到“关麓小筑”,这条路他已经再熟悉不过,一周前他才刚刚走过。身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的左靖现在除了上课,最多的时间都泡在黟县。左靖这一次来是为了“黟县百工”。随他一起前来的还有三个安徽大学的研究生和一个来自复旦大学的志愿者。他们要对前一批的调研材料做进一步补充,准备出书。(下转第15版)



■ 旧时碧山农耕场面



■ 今日碧山一景

王文佳 摄

